



定海老墙门里的清廉文化典故

□孙峰

在定海常常会看到高高的老宅大墙门，这些大墙门的装饰非常精致，两旁门柱往往有各种石雕图案，或云龙纹饰，或蝙蝠纹饰，寓意祥云瑞气、迎福临门。门楣上还有砖雕或石刻，常常会镌刻龙凤祥瑞图案或人物故事，门楣正中砖匾还会镌刻反映传统文化的成语，常见的有“紫气东来”“竹苞松茂”等祈福用词，反映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有的门楣砖匾用词有意体现其家族文化、姓氏文化的渊源，有传承家风家训的功能。在位于金塘镇的大鹏岛，笔者发现一处杨家老宅，其墙门门楣上的“关西旧风”四字颇有来历，与历史上的名人清廉故事有关，可谓是具有建筑文化特色的家族“座右铭”。

杨家老宅与“关西旧风”

杨家老宅，为大鹏岛名人杨希栋于1892年建造，占地面积约449平方米，由正屋、东西厢房、台门等组成院落，南面台门上方石匾镌刻“关西旧风”四个大字。

关于杨家大宅石刻“关西旧风”的含义，一些文章作者有不同理解。有的引用《晋书·姚兴载记》：“关东出相，关西出将”，认为这老宅的主人崇尚忠烈武将，希望子孙绵延忠诚之风。也有认为是“崇文尚武”的意思等。其实，“关西旧风”的寓意主要是指杨家后人继承杨震的“清白家风”。

杨震，东汉名士，字伯起，少好学，博览群经，时称“关西孔子”。其以清廉著称，他任东莱太守时，路过昌邑县，有县令王密求见。夜晚，王密以十金赠予杨震，并说：“暮夜无知者。”杨震当场谢绝，说：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，何谓无知？”王密羞愧而出。杨震的“四知”名言传为千古佳话。而各地杨氏家族也多以“四知堂”为堂号，杨氏子孙后裔牢记“清白传家”的祖训。

杨希栋建杨家大院，镌刻“关西旧风”，就是为了让清白家风代代相传，教育后世子孙，勤于读书，勤于劳作，这是兴族、立业之本。

有文献记载，大鹏岛杨希栋家族也是以“四知堂”为堂号，正与“关西旧风”相对应。

杨希栋，又名杨世棠，是大鹏岛善士，其深受民众钦佩，缘于他的公益情怀。杨希栋出生于大鹏岛，二十余岁赴沪，在南北号木帆船当水手，往返于上海、福建、浙江、山东沿海各港口装运木材。历经海上锤炼，杨希栋后来成为“出海”（即业务员），到其晚年已经成为船商，在上海建立商号，拥有自己的船舶。

作为船商的杨希栋，凭借其古道热肠的公益情怀，在南北号商帮中具有一定的威信，深得船商信赖，他常常为民请愿，据理力争，向政府提出诉求，为船民造福。杨希栋是一名敢于发声的船商，在旅沪南北号船业中有一定影响力。

在家乡大鹏岛，他出巨资修建大平山裂表嘴灯塔，为往来金塘洋面的船只导航，被沿海船民称颂。其不吝钱财、为民造福的风格，正与“关西旧风”相符。裂表嘴灯塔，今称太平山灯塔，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杨希栋不吝钱财的“关西旧风”基因，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儿子杨圣波。在其父亲去世后，供职于上海航政局的杨圣波，“秉其先人遗志”，他接过父亲的“接力棒”，斥资万元，于1933年再一次重修裂表嘴灯塔。杨圣波别号“安澜”，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公益情怀。他在家乡大鹏岛修建港埠道头，以供船只停泊，兴建海塘和砲门，帮助乡亲捍卫家园。

杨希栋父子的公益行动，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褒奖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，时国民政府题颂杨世棠“心存利济”匾额，并颁给杨圣波“继志为善”匾额，父子同受表彰，一时传为美谈，“关西旧风”当名不虚传。

杨星房与“弘农望族”

金塘镇还有一幢老宅，其门墙上端刻“弘农望族”四字，这一通题刻也反映清官杨震故事。

这幢老宅名杨星房，位于金塘镇大浦社区卫平自然村王家56号，据传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。坐西北朝东南，占地面积1050平方米。该建筑为四合院式布局，由正屋、厢房、前屋等组成院落，用材较好，细部装饰、雕刻精美，布局保存完整，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。

杨星房门墙楼正面上端“弘农望族”四字，也与杨氏的姓氏文化有关。

弘农，是古地名。西汉时设弘农郡，为历代军事政治要地，其地处长安、洛阳之间的黄河南岸，包括今天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、南阳市西部，以及陕西省东南部

的洛南市。杨震，就是弘农郡华阴人，故其家族人称“弘农望族”。

以“四知”名言而誉满天下的杨震，为官正直，不屈权贵，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，其忠肝义胆，日月可鉴，受到后学敬仰和推崇。杨星房老宅内有祖堂，亦名“四知堂”，今堂内有祖训治家格言，并书有“艰辛奋发创业业，良善美德惠后人”等句。

弘农望族，传承清廉家风。

杨震以清白做人作为基本准则，并将之作为家风，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遗赠后世。据《后汉书》中的《杨震传》记载，他的子孙后代常常吃素蔬食，徒步出行，他的老朋友和长辈中有人劝他为子孙布置产业，他不答应，回敬说：“使后世称为清

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。”这句话用现代语言说，其意思就是“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，这样的美称传给他们，不更宝贵吗？”这就是“弘农望族”的“关西旧风”。历史上，从杨震到其子孙杨秉、杨赐、杨彪，得益于清白家风，弘农杨氏一门“四世太尉，德业相继”，不亏“弘农望族”美称。

大墙门的题刻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往往有弘扬家族家风的功效，也起到激励教化的社会作用。类似“关西旧风”这些题刻的背后，有着具体的人物故事，涉及到历史上的清正廉明官员，值得当代人去聆听他们的事迹，无论对于当地建筑文化、还是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都具有启发意义。

千年定海山，清廉之风源远流长。宋代以来，一批有志向的士大夫渡海前来舟山，参与海岛的政治与社会建设，塑造了古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军事等诸方面的历史。他们有家国情怀，守正不阿，南宋名宦葛洪，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

北宋，舟山群岛设立昌国县。在两宋时期的昌国县令中，葛洪也算得上是一位名宦，其事迹《宋史》有传。葛洪，字容甫，浙江东阳人，为南宋大儒吕祖谦的弟子。宋孝宗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进士，授昆山尉。宋宁宗嘉泰二年（1202）知昌国县。嘉定六年（1213）为枢密院编修官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十七年，权工部尚书。宋理宗绍定元年（1228），擢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了，宋朝的王安石、范仲淹都曾担任过参知政事这个要职。

葛洪于嘉泰二年（1202）任职昌国县，到开禧二年（1206）离任，其间兴办学堂，建“申义堂”，昌国文风一时兴盛，南宋著名学者杨简还曾撰文《申义堂记》介绍办学成就。

葛洪不仅对南宋舟山海岛教育有功，而且其为官清廉，办事公正，是一名为民造福、爱民如子的廉吏。南宋宰相杜范曾撰《葛洪行状》，介绍其生平，其中有一段是关于葛洪在昌国县的政绩，对其廉洁奉公之举有诸多描述。

●为盐民谋利，“不受污者惟公一人而已”

盐业是南宋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，因此浙江地方政府对盐业极为关注。当时的昌国县，其经济结构就是以盐业为主。“昌国西监盐课，居四明最”，昌国县设有西监、东监（芦花场）、岱山监等五个主要盐业机构，其中包括甬东盐场等在内的西监，在当时浙东地区各盐监中盐税收入是最高的。

盐民煮海为盐，生产成本也很高。盐户需向政府借贷资本，一方面用来增添设备设施，另一方面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，养家糊口。但是一些官吏却故意徇私舞弊，吃拿卡要，不及时发放本钱，导致盐户被迫向富豪借贷。而向富豪的借款，多属于高利贷，很多盐民因此日益贫困，更无力发展生产。因此很多盐区出现“盘灶屋废圯”的凄凉境况，最终导致政府盐税收入的大幅减少。

嘉泰四年（1204），南宋淳熙年间进士章燮任职浙东提举茶盐司，主管盐业、茶业等事。章燮眼看昌国县的盐税收入大为下降，大为不满，意欲处分一些官员。他命手下幕僚丰有俊前往昌国县调查，考察官员的称职情况。

丰有俊，进士出身，也是一名勤政爱民的廉吏，正好与昌国县令葛洪意气相投。葛洪把昌国盐民生计潦倒的困局一一道破，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朝廷放贷的不及到时间。丰有俊便极力鼓动葛洪整顿昌国盐务，地方盐业生产管理是盐监们的事，葛洪一开始无意去接手这个烂摊子。丰有俊承诺及时解决盐民放贷事宜，于是葛洪便承接下这桩有利于盐民的苦差事。丰有俊报请上司章燮同意，便正式安排葛洪“提督”昌国盐务，按时足量向盐户发放本钱，并由官府垫资修建“盐屋”数百座，支持盐民恢复生产。当年盐业取得丰收，不仅完成官府分配的定额，还有余盐可售，盐户大获其利，而新增的盐税又可以回收官府的投资，可谓皆大欢喜。

在向盐户发放贷款的过程中，葛洪还打破“惯例”，拒收所谓的“灯花钱”。南宋时期，地方官员们除俸禄外常有额外收入。如在向盐户发放本钱时，会预留十分之二的费用，作为各级官员的“辛苦费”。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回扣，其由来已久，“郡县官吏次第分有”，对这一笔“外快”大家都心安理得，不去破坏这个所谓的“老规矩”。但是，在向葛洪发放这笔费用时，葛洪笑而婉拒。有这种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清白气节，在当时官场之中也就葛洪一个人了。因此，章燮等人就称赞“不受污者惟公一人而已”，钦佩他的洁身自好。

●拒绝兼职取酬，“吾不躬教导，素餐可乎？”

葛洪的洁身自好，其实由来已久，他常以“职业无愧禄养”自勉，这是其一生的品格所在。

早在江苏昆山当县尉的时候，葛洪的这种品格就已经显山露水。绍熙三年（1192），葛洪到昆山赴任，就有管事的胥吏过来“输搬家钱六万”，按地方上老规矩，要给他“六万”搬家费，这“六万”（文）钱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安置费，是给官员添置家具什物之用。葛洪认为自己独自赴任，无需置办物品，就请胥吏将此笔经费暂寄县帑，后来听说县里的宣诏亭倒塌，就将这笔钱拿出来用作维修费。上任一个月后，他又发现自己的俸米增加了一倍，寻问管事，管事说这也是“常例”。葛洪还是不肯收这笔所谓的“常例”，将此退回官府。他只拿应得的俸禄，其它一概莫取，他坚定自己的信念：就是要清清白白做官，不该拿的决不能拿！虽然，这种不染一尘的信念会招来同行的嘲讽，但葛洪还是我行我素。

在昌国县，葛洪也秉承两袖清风、清白做人的信念，拒绝兼职取酬。葛洪新修学宫“申义堂”，按照惯例，县令可兼主学（学官），每月还可以拿一笔兼职费。葛洪却推却这个兼职，曰“吾不躬教导，素餐可乎？”我不担任实际教职，岂能无功受禄！葛洪说到做到，他礼聘贤能担当主学，并“增主学俸，为之礼”，有空的时候还经常到学宫巡视，勉励师生勤学，由是昌国学风增盛，海岛书香益浓。

在昌国县，他谆谆告诫属僚不得下乡扰民，因此“山涯海濒绝不见吏迹。”古代催缴赋税，往往也是兴师动众，里正胥徒也会趁机浑水摸鱼，捞取好处。葛洪规定，只需把应缴的赋税额分别写在纸条上，送达每家农户，约好缴粮的日子，然后传令将斗、斛等量器放在公堂上，让农户自行拿斗斛按定额缴税。这种“自助式”缴纳税，对地方官员的考验极大，这需要有多么出色的民意，才会有百姓来配合主动纳粮。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在缴纳赋税的日子里，昌国的老百姓纷纷主动来缴粮，“无肯负者”。对此，宁波文人楼辅曾有评价说：“容甫之政，视民如子惟恐伤之，视民之父兄犹其父兄，视其害民者不啻害己者”。爱民如子的葛洪，昌国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来评价。时父老戏谓：“前此令君固多，若公则自有邑以来未有也。”他们感叹，像这样好的县令，是昌国县从来没有的。

两袖清风的南宋昌国县令葛洪

□孙峰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公益广告

光盘行动

节俭养德 文明餐桌

舟山市委宣传部 舟山市文明办 宣

小餐桌 大文明

节约